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書

與包詳道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閑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閑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省後者來。真登龍斷之賤丈夫。實可慚憐。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不俟它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

辨而篤行之誰能而禦

與包敏道

為學無他。謬巧但要理明。義精動皆聽於義理。不任已私。耳此理誠明。踐履不替。則氣質不美者無不變化。此乃至理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來書所述。未能臻此。平時氣質復浮溢於紙筆間矣。幸益勉之。至望二賢兄比來皆非復吳下阿蒙矣。

二

私意與公理。利欲與道義。直是不兩立。從其大體。與其小體。亦在人耳。勉旃勉旃。毋多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不

可揜也。不可誣也。二賢兄亦不及。答書意不殊。此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廣大。至平直。剖彖蠱管之見。蕩其私曲。則天自大地自廣。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豈不樂哉。若諸公所可喜者。皆是專於向道。與溺私欲不同耳。固是各有病痛。須索商量。但比之足下。則相懸耳。如幾先所謂萬事隨緣者。政所謂習氣宛然也。吾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豈肯作此等語也。不及答諸公書。幸以此示之。

與嚴泰伯

學之不講久矣。吾人相與扶持於熟爛之餘。何敢以戲論

參之。古人謂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日所
視，十手所指，庸敢有戲論乎？勉思而謹之，是願是望。

二

末無悔來得書，知彼時消息甚慰。答君玉書極佳，足見新
功。度今又當日進文範，必數得往還。此公明白可喜，未易
得也。宋秀才志向可喜，而氣習中多病。今雖小愈，要未必
能一成平復。針藥蓋已備嘗，亦在其自曉了耳。若善自思
省，亦有何難？但恐繆習深重，每每反用以滋其繆耳。真不
徇名慕外，好誇求勝，道實不難知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
簡而文，溫而理，又何必大聲色也？但人不知非，則不能安

乎此耳。今歲科舉相後者，以多恐難離城，某初有入城之
意，今亦以山上朋友之多，不欲久曠，遂止其行。未得相見，
千萬為此道勉旃。

三

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天下所共由，豈難知哉？但俗
習繆見，不能痛省勇改，則為礙耳。古人所謂一慚之不
忍，忍終身慚乎？此乃實事，非論也。

是道義

平日議論，平日行業，皆同。不足復置曾臆，天降之。

表在我久矣。特達自立，誰得而禦勉。自奮拔，不必他求。來早得暇，見過以觀新功。

與傅子淵

此來君山，良有日新之益。惜不得與子淵共之，以朋友講習而說，有朋自遠方來，而樂不可言。泛觀料想而解，當有事。吾人不幸生於後世，不得親見聖人而師承之，故氣血向衰，而後至此。雖然，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能至此，其被聖人之澤，豈不厚，而其為幸，豈不大哉！何時一來，快此傾倒。

示羅章夫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知，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改。過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與廖初卿

適聞傅仲昭語及懋卿坐間假寐，仲昭以為此必未能自拔。此殆不然。仲昭未知此理，非但仲昭未知此理。料初卿亦未知此理。人未知學，其精神心術之運，皆與此道背馳。一旦聞正言而知非，則向來蹊徑為之杜絕。若勇於惟新。

固當精神筋力皆勝其舊。然如此者難得。但得不安其舊。雖未有日新。亦勝頑然不知。與主張舊習者遠矣。今懋卿雖未有惟新之功。若其困睡。則是已知舊見舊習之非。不復就其上。鋪張運用。故如此睡耳。此不爲深害。但少俟之。徐觀其翻然。則大善矣。朋友問不深知此理。迫之太甚。罪之太切。則又反爲害矣。

與傅齊賢

義理未嘗不廣大。能惟義理之歸。則尚何窠穴之私哉。心苟不蔽於物欲。則義理其固有也。亦何爲而茫然哉。蔽不真徹。則區區之意。殆虛設也。幸勉旃。毋久自屈。

與胥必先

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與渠同讀書。但說得比卦稍詳。書亦政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爲貴。煩諭德固且熟讀比卦爲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爲德固解說。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末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此吾解說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強爲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沒於文義間。爲蛆蟲識見。於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

遠自立於聖賢之門墻哉

二

得書甚有奮拔之意。良以爲慶。然譬諸田疇。荒穢之久。雖粗加墾闢。若畚耨不繼。則茅立塞之矣。用工深切。至到則通暢茂悅。當又與今不侔。願勉旃毋忽。何以聚糧爲肯來是幸。

三

蒲梢綠耳。尚存想見。駑駘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誠可厭也。馬之精神骨幹。得之於天。不可損益。今爲人而坐使。古人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言。棄而不驗。豈不甚可痛哉。

與薛公辨

所錄諸書已逐一點對。末後信反趙然道書甚多脫誤。可仔細將所錄本添改。庶可讀也。書字畫甚無法度。如傳字須向上看一點。不着點便成傳字。古刻傳字專中不着某字。但以不着點與傳字爲別。所錄書其前尚稍可看。向後數篇甚刺人眼。結字既不端正。畫之長短皆顛倒失宜。向來蓋嘗說及此等處。何爲都不省記。來書辭語病痛極多。讀之甚不滿人意。用助字不當。律令尤爲缺典。老夫平時最檢點。後生言辭書尺文字。要令人規矩。如吾兒持之甚懶。讀書絕不會作文。然觀其不得已書尺與爲場屋之文。其

助字未嘗有病造語亦勁健不至冗長此亦是稍聞老夫
平日語故能然耳今觀吾子之文乃如未嘗登吾門者即
此便可自省安詳沉静心神自應自靈輕浮馳騫則自難
省覺心靈則事事有長進不自省覺即所爲動皆乖繆適
足以貽羞取誚而已

與張德清

積年聞季悅元忠諸友講道盛德比歲屢得款集益有以
信諸賢之言又聞非久有退居自養之舉尤切歎仰近者
忽又聞有不肖道士以淫侈不軌之事誘引小子建訟以
相誣毀深用不平然在左右正宜高舉以遂初志何必與

此輩較勝負於流俗之中哉流俗之所謂勝者豈足爲勝
流俗之所謂負者豈足爲負左右平時與諸賢交遊當問
道之勝負不當問流俗之勝負又聞季悅言德清其初浩
然有引退之志且欲別求賢者以嗣其事而盛族乃有茅
不可試火之語此可謂不勝俗陋鄙狠之言切不可以此
等語虧損盛德更願深思追還素志他日同來象山頂頭
共談大道此乃真天師非俗天師也

與高應朝

前月併收兩書備知近况慰浣良劇山房比年况味想盡
得之帥漕書中矣春尾以猶子之訃出山房至今未得復

登此乃梭山之子文行皆高家事所賴年未及壯無疾而逝所以傷之者又不止骨肉之情也聚族既廣患故如此類至多今日方除一姪女之服所幸諸兄皆能安之以命不至過傷也此理日明鄉里友朋浸有能共此者每思應朝應之未嘗不與懷應之一跌不復中間見其祭呂卽中文迷謬之甚急於舊書問中尋得其向時書數紙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擬相聚時共發此以啓之後在臨安解舍中相會見其事役匆匆神志不定不欲出俚却語及之渠力索觀畧出示之渠欲持去吾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親自與汝剖決亦長物耳觀其容貌言

論與曩者判然如二人使人不忍視之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閱應朝二書葺齋記亦甚念足下有茅塞之患帥漕處皆有吾文一編此乃韓將領親張氏朱氏所錄聞亦有一編在韓將領處想必從韓處見之矣第帥漕處本却經山間友朋點對無錯誤可從帥處借本點對却精觀熟考當有所發也

與姪孫濤

家間迤至汝三信甚念汝文字意旨皆不長進如所謂士論翕然宗之所謂盡公樂善人無間耳斯世何幸乃有斯人耶此人公廢姦究諂事權貴陰爲讒慝媒孽善類自吾

在朝時物論固已籍籍往者擢爲少司成又進而爲大員
乘之醜海內羞之今賢關之論乃覆如彼何耶豈汝所交
之士皆不足以爲士而所見之人皆非其人耶沈鷺二字
史家多以稱人之長關雎亦鷺非惡辭也向來家書中亦
時有此等旨趣此非特辭語之病甚可畏也其他用字下
語差錯不安者甚多已令汝尋後便逐一告汝場屋得失
有命不足計後生作文却要當若只如此未可便道時
文不難辦安得下勤厥尊之慮也新政雖未甚滿人意且
得輔道諸君者得人甚有方畧誠如是國是立矣實宗社
無疆之休何幸如之人心至靈惟受蔽者失其靈耳羣兒

聚戲袖少果實與之見樵牧而與爲禮見市井不逞與村
農輸納者邀入庫肆犒之則稱頌贊美士大夫即據此以
爲評裁可乎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物各從其類
也天下曷嘗無人况賢關乎在所以君之者如何耳

二

吾春未歸自象山瓶無儲粟囊無留錢不能復入山比諸
生聚糧除道益發泉石遣輿夫相迎始復爲一登茲山廢
久田萊墾未及半今食之者甚衆作之者甚寡結廬之人
事力有限頗歲供役賴其相向之篤無倦志耳儻得久於
是山何樂如之未知造物者卒能相之乎按山所與汝言

真至言也。第致之當有道耳。此道之不明久矣。羣小則固背馳。君子於此往往亦未得平土而居之。所報時事又如。此此皆不可易言之也。紛紛之說。但可憐憫。豈復有可商校者。近閱舊藁中有一段文字。汝可精觀相識。見問但出此書及文字可也。

三

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其識能度越千有五百餘年間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為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深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心。將誰使屬之夫。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誠得斯言之旨。則凡悠悠泛泛者。皆吾師也。汝氣質外似柔弱。而中實不弱。自向者盲趣。未得其正時。固已有隱然不可摧撓之勢矣。能於此深思痛省。大決其私。偉然特立。直以古聖賢為的。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則誰能禦之。於此不具大勇。却放過一看。姑欲庶幾於常人。則非吾之所知也。真孟子所謂終亦必亡而已矣。仁者先難而後獲。夫道豈難知哉。所謂難者。乃已私難克。習俗難度越耳。吾所謂深思痛省者。正欲思其艱以圖其易耳。仁者必有勇。顏子聞一日克。

已復禮之言而遽能請問其目可謂大勇矣。汝能以其隱然不可摧撓之勢用力於此則仁智勇三德皆備於我。當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言不我欺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豈獨爲國爲然哉。爲家爲身一也。逮天之未陰雨徹彼來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汝其念之。人臣之於國猶其親也。雖不吾以而問安寢門之心所不能忘也。黜陟施設時欲聞之便信毋畧乎。此見羅中舍致吾意。

四

人非木石不能無好惡。然好惡須得其正。乃始無咎。故曰。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人得其正。則不至於忿嫉。夫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非好其人也。好其仁也。惡人者非惡其人也。惡其不仁也。惟好仁故欲人之皆仁。惟惡不仁故必有以藥人之不仁。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豈但是賢父兄之心。賢子弟之心。亦豈得異於其父兄哉。故凡棄人絕物之心。皆不仁也。比吉也。比輔也。此乃仁也。人道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後生晚進。苟無異趣。當與先生長者同心同德。先生長者亦須賢子弟爲先後。䟽附吾嘗謂唐虞盛時。田畝之民。竭力耕田。出什一以供公上者。

亦是與堯舜臯夔同心同德。故曰比屋可封。此和氣之所
以充塞宇宙。謂之於變時雍。處末世弊俗。當使憐憫扶持
救藥之心。勝其憎嫉嫌惡。乃為近正。汝當以此言深思。毋
忽其為已曉。則當有進益。有書與胡學錄問曾。盡見去年
吾所與汝書否。若有未見。汝當盡以示之。雖汝亦當時一
閱之。母謂已盡知之矣。觀汝前一書。亦未深解吾說。若有
疑。不妨吐露。當盡為汝剖白也。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書

與孫季和

兵以書至。發讀。知已溯江而西。既喜聞動靜之詳。入恨不
得一見。男子生而以來。孤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
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今尊夫人既許其行。又
有二令兄在侍下。豈得便謂失計。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
飲。人不堪其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
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裡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
其義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心而弗由。放其

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至以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與，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不然，雖口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學不至道，而日以規規小智，穿鑿傳會，如蛆蠹如蝨賊，以自飽適。由君子觀之，政可憐悼耳。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往年石應之駸駸有成路之興，復迷於異說，至今茅塞益為悼歎。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季和鄉時所得，尚未能及。

應之安再相聚時，已無初相聚時氣象。是後書問與傳聞言，以州行事皆不能滿人意，謂之茅塞不為過也。苟以其私偷舍斯世，固不難也。但非先哲所望於後學，其所賞不足以出所惜之萬一耳。幸謹思而勉行之。是間為况，要非紙筆所能宣達。季和能著報，則自相孚矣。總鄉之疑，不必論可也。

與唐司法

鄙文以去數篇，第令時人偏黨。吾衰未必樂聽斯言。總鄉從朱入遊，尤不願聞者。今時師匠尚不肯受言，何況其徒苟私門戶者。學者求理當唯理之是從，豈可苟私門戶理。

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不容私而已。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門戶。孔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薄遠古復草草。

由六傳克明

見所由六毛君書及顏淵善言德行論。知為學不懈。大旨不畔。尤以為慰。然學不親師友，則斯文未昭著處，誠難責於常才。必加私意，未能泯絕。當責大志。今時士人讀書，其志在於臨子場屋之文，以取科第。安能有大志。其間好事者，因書冊。曰：前輩議論起為學之志者，亦豈能專純不專心致志。則所謂鄉學者，未免悠悠。一出一入，私意是舉。世所溺。

平生所習，豈容以悠悠。一出一入之學，而不知之哉。必有疑大懼深思，痛省決去。世俗之習，如棄穢惡，如避寇讐，則此心之靈，自有其仁，自有其智，自有其勇，私意俗習，如見現之雪，雖欲存之，而不可得。此乃謂之知。至乃謂之先立乎其大者，何時合并以究此懷。

與章茂獻

某承乏於此，慄焉朝夕，祈于斯民，眇若航海問蒼。熙恬訟爭，衰息相安，相向不替。有加同官協力，舉無異志。職事過從，無非講習。或者指是以為効績，區區之懷，方有大懼。兵家言射，謂鏃不至指，同於無矢。今學射者，求鏃之至指，良

不易致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古語曰行
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知不至雖弗畔不足賴也
治不至雖不亂不足傳也流濕就燥物以類從心所同然
捷於影響固不可誣也而其淺深多寡厚薄精粗之辨情
偽名實盛衰消長之變亦不可誣也服膺典訓何敢貳心
至其綿薄弗克自致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亦何敢粗飢渴
之飲食苟以自恕教其不知圖其不逮力提而申策之是
所望於同志幸勿遐棄

吳羅春伯

某夏中拜之任之命適感寒伏枕幾至於殆月餘少甦又

苦腸痔七月四日始得離家九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
是間素號閒靜至此未嘗有一字揭示每事益去其煩事
至隨手決之似頗不忤於人心士民相敬向吏輩亦肅肅
就職獄中但有向來二大囚一已奏未報一已報而憲臺
未來審覆除此牢戶可闐寂矣自外視之真太平官府然
府藏困於連年接送實亦匱乏簿書所當整頓廬舍所當
修葺道路當治田萊當闢城郭當立武備當修者不少朝
夕潛究密考畧無少暇外人蓋不知也真所謂心獨苦耳
今時仕宦書問常禮與朝夕非職事應接者費日力過半
比來於此等固不敢簡忽第亦不敢以此等先職事拙鈍

之質。廼今尚有欵曲。如亭諫侍從。當有啓劄。今皆未辦。所恃群賢。必不以此督過。萬一致簡慢之疑。更賴故人。有以調護之。職事間有當控訴者。續得盡情。春伯資望。日隆宜在兩地。優次濡筆。以待慶廣。向寒。為國保愛。

與薛象先

此月三日抵二泉。即日交割公文。諒久已徹視諸事。皆仍舊貫。到此並無一字揭示。無隨丁人一榜。亦更呈舊比。從之。戶庭頗無壅塞。事至隨手決之。頗無忤於人心。是間元少訟訴。今至於無。其血脉。蓋有在號令形政之表者。惟元能諒之。然事當料理者甚衆。潛究密稽。日不暇給。外殊不

見其形也。財計亦以連年接送。占壓頗多。卒未有還補之策。考其實。與言者殊不相應。元章交割時。公庫緡錢萬八千有奇。今所存僅五千緡耳。歲入倚漿肆。所以為來歲資者。又當取諸其中。軍資庫尤為匱乏。其勢未至於不可為。然不為樽節。則日蹙矣。監司郡守數易。誠今日之大弊。比閱邸報。知元未得請。亦不獨屬郡之幸。幸少安。以惠重湖之民。乍到首遣兩司迎接。兵卒各有借請。義勇又適秋閱。見逐兵卒。又有未請衣賜。會慶聖節。更以儀式諸物。弊壞舉陳當脩。所不敢忽。子城甃工費。日取於軍資。又創東嶽廟工。纔半。諸庫日支。率多於所入。會計之事。不容不精詳。

而爲之所荆門歲輸馬草二千緡分作四季起發赴使臺
都錢物庫交納春夏已納足今正當輸秋季錢前此係三
分輸納銅錢本軍比年係行使鐵錢地分令禁日嚴無得
銅錢輸納每是將會子到鄂渚允換銅錢所費頗多今欲
乞只以會子輸納望特達允從爲幸此間形勢正宜積粟
聚兵前此諸人乃未及講求張帥有意爲城於此元善聞
有分戍之意前日相聚時乃不及此到應城見劉宰言元
善有此意二公慨然如此豈亦天時邪幸有以相之子城次
第秋闕畢便發手爲之俟見端緒當一一具聞也

二

某到此詢訪民間疾苦但得二事其一是稅錢役錢等令
民戶分數納銅錢比年銅錢之禁日嚴此地已爲鐵錢地
分民戶艱得銅錢爲苦官或出銅錢以易會子收三分之
息而吏胥輩收其贏故民以重困其一事是坊場買名錢
須納銀買名入戶亦困於此然買名銀須聞下朝與倉臺
乃可又所困者非農民至如稅錢役錢筭納錢錢乃州郡
與胥吏得其利故斷然因民之請而盡罷之蓋以鐵錢地
分其銅錢之禁嚴民不敢有此義不當責之輸於公今歲
計方窘平時所藉者商稅比以邊郡推禁嚴甚商旅爲之
蕭條此兩月稅課之損幾及千緡若令民戶輸銅錢於郡

計亦有補然不敢計此以爲制事以義乃當然耳故敢求
免貼陌於使臺前書未蒙垂允無乃執事未之深察更望
斷之以義賜化筆免之不勝幸甚湖北係鐵錢地分無幾
決無它處接例之患且在使臺亦何缺此不然異時官吏
或挾此以擾百姓誰執其咎切幸痛察力疾布此未暇它
及

與朱子淵

某才短智拙不習爲吏乍此乘障真如面牆初聞是間素
有儲積今稽其實亦僅足耳年來庫藏占壓頗多所入有
限未易還補元章初交割時公庫緡錢萬七千有奇今纔

五千耳蓋元章椿留萬緡爲修子城計畧會其費曾未十
一是役固未易舉而軍資常平占壓之數未知所償讀所
惠三記不勝厚頽驚驥之分其在此矣乍到一番常禮乃
今甫定簿書未及深究更須旬月當稍自竭稽其本末詳
以求教乃圭一粒想無吝也便風能豫以其凡先施尤所
望也

某居常深念人不可以自棄義不可以少忘雖其驚蹇每
自策厲度幾十駕其於當世賢才每懷鄰富之願如執事
豈宜久於南服北來紛紛多所未喻何止教民兵一事伯
駿得嚮固可喜然此公自亦傷弓恐設施處未必能盡其

材也。元德真節已報行矣。時事不知竟如何。天下一家痛
癢未嘗不相關也。發明此理不無望於執事。願涵養以需
之。明主可爲忠言。便當拭目。

與劉漕

計南浦之集。行將四換歲矣。伏自使華之東。尺紙問訊亦
復闕絕。懷仰盛德。我勞如何。杏山崔嵬。蒙泉清澈。金蓮在
底。華葉可數。民愿土淳。易於開導。作姦爲崇者。姓名可記。
藏拙之地。孰便於此。第斗壘事力有限。頻歲送迎。浸爾空
竭。摧酷商征。今日所仰。比來並邊法禁。日密。行旅爲之蕭
條。場務日入。頃以虧損。迂愚臨此。未知所以善後。長者何

以振之。吳仲樞得武岡尚遲次。傅子淵在衡陽。士人歸之。
太守亦其禮之。但向來有一二同官不相樂。頗有違言。然
子淵處之裕如也。鄧文範爲丞德化。政聲甚美。嘗攝兩邑。
皆整其弊。壞民之戴之。不愧於史冊。所書皆向來會中客。
恐欲知之。何時復如曩集。以快此懷。

與六斗南

易古經爲既喜知雅志。第劇中未暇周覽。塞宇宙一理耳。
上古聖人先覺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於是。有辨有變。

有象有占。以覺斯民。後世聖人。雖是千百載。其所覺。不容有異。曰。若合符節。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爲此言也。所知必至乎此。而後可言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自此道之衰。學者溺於所聞。梏於所見。不能自昭明德。之志不能自辨。安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哉。今世所傳。揲蓍之法。皆襲揚子雲之謬。而十有餘年。莫有一人能知之者。子雲之太玄。錯亂著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相虜強盛。以至于今。尚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歎也。何時合併。以究此理。適直數日。紛冗撥。

置占復草草。必有以亮之。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書

與章德茂

此月兩拜手翰如奉談屢慰浣之劇伯兄以老病不獲進
謁爲恨重蒙致禮之勤豈勝感戢小兒持之獲侍尊俎所
以侍遇者皆過其分尤切悚愧如聞屬有手足之戚諒深
追悼後時修慰不專尚幸裁恕小兒頗能遵教萬一警策
多矣荆州逃卒視州郡爲逆旅周流自如莫知禁戢平日
若此緩急安能防閑比方稍修其籍革頂名之弊圖致請
於太府丐與鄰郡爲約以絕逃逸之患適得公移甚愜下

意即已行下巡尉義勇等嚴其跡捕近有襄陽逃卒亦不少有來者尋至即令擒去矣故邑自某入境逃卒亦不少有未獲者恐在府下徑差跡捕或恐此輩群黨欲丐移文兵官巡尉義勇等爲之應援儻蒙捕獲亦可懲後也干冒威尊不勝皇恐

二

某備數屬壘倏閱半祀名雖北鄙寔帶嚴城光潤所蒙最爲親切粗謹職守未至瘵敗無非太府之賜尺箋闕焉不干記史是猶陟嵩華而忘山泳江湖而忘水揆之常情宜獲罪戾比得邸吏別報乃知姓名皆鹿薦剡所以獎借之

辭寵甚聞之惕然弗稱是懼治古公道遠於盛世前輩典刑蔚乎斯在敢不益勵素志勉竭駑朽斷無負於斯言世俗私謝之禮則不敢以累門下伏計高明必垂洞察職事所當控聞者雖有公狀亦合更具稟劄慮勤聽覽且恃照臨之密適皆缺弗致令受知之深乃如此尤不容以言謝

三

奉十八日手誨愛民閔雨之誠尚賢戢姦之言可謂兩盡而兼著豈勝歎仰公道之任歸門下久矣非適今日某區區之志粗知所擇雷同苟合竊亦所耻同官相與當何求哉事惟其宜理惟其當議論設施不必在已相期相勉大

抵以此平居論事始有未合各獻其宜依然自竭反復之
久是非已明伏羲如響人得所欲殆莫知初說爲誰主之
也仰視滅私之訓妄謂或庶幾焉核實之命不容不以情
報今茲旱勢可畏殊甚襄鄂之間沂漢之舟鱗積灘底曠
旬淹月而不得進漢上雨暘可見於此矣江流增減大府
具知之瀕淮並江諸郡屬嘗具稟續加詢訪舉亡異辭敝
邑初六日致禱雖未即得霑澤壇壝之所朝莫致敬祠官
未嘗不沾濕也惟望日終日晴澈四無纖雲既望之朝率
郡官迎致上泉復冒雨而歸自是日及今陰雨無曠日境
內獨襄水西鄉先得大雨七日八日之夕自城上望雨色

如黛震霆爲之達旦十二三間襄水東鄉如獨山等處亦
得大雨至十七八間沁江鄉及與安樂東鄉往往得大雨
矣此日郡城乃始霧霽南鄉最早處亦且得大雨雨意至
今未息當陽亦十七八以來雨始加大以江東西田土較
之此間相去甚遠江東西無曠土此間曠土甚多江東西
田分早晚早田者種占早禾晚田種晚大禾此間田不分
早晚但分水陸陸畝者只種麥豆麻粟或蒔蔬栽菜不復
種禾水田乃種禾此間陸田若在江東西十八九爲早田
矣水田者六率仰泉在兩山之間謂之浴由實谷字俗書
從水江東西謂之源田瀦水處曰堰仰漢流者亦謂之浴

蓋為多在低下其港陂亦謂之堰江東西陂水多及高平處此間則不能蓋其為陂不能如江東西之多且善也惟南鄉去山既遠且近江高平之地多又適大府居民差衆故多不仰泉石之田此田最下歲入甚多白楊一鄉此田居十五以上梨陂柘陂等鄉不下十二惟西北東鄉分則無此田矣然所謂水田者不善治堰則並高處亦與平田相類矣大者不十一多者不十二通之不過十二上泉距郡城幾三十里迎泉之日迂視其田計其龜坼者十一二外此皆尚有水然堰中已乾而不繼必大敗今得雨可無害也惟白楊鄉等處高平田全未種者見施行令種晚穀及

可助食者今歲亦幸有湖北平時水浸有不可種禾者民皆種禾若復無水患又得時雨或者可補未種之田耳小兒歸就試經從大府輒布此令進謁竊惟軫憂斯民之深所欲亟聞故詳及之伏幸台察

四

屬奉手誨益深佩服小子持之再望道德之光蒙接遇之寵為幸厚矣家問中備述餘教尤深感激傳聞民有姓易者為之食戶強以錢取去倉粟或云在長林境中及物色之乃無此事又云在當陽境內方此詢究尚未報也俟得其實續當布聞此來雨澤無不霑足但次第有過多之患

十三日偶天陰與僉判教授知縣人以一馬數卒行視其田間苗甚秀發水皆盈溢向曾龜坼者今得水茂暢過於不缺水者高坡未插秧者今插已過半秧田甚多尚往往成群插秧問何以能備此秧則曰年例如此若其不修陂池不事耘耨則皆枯死此地惰習未易空言勸之今冬欲措置革此習又未知果能革否陸地耕種粟豆者却多中稔為有餘矣前書所謂湖田者雖未及物色勢不能不病水耳襄陽惟南漳宜城間得雨外此間久無雨是間舟泊襄水灘下者初七八間得信猶言水溢不能前進初七日有微雨不成水十二三間北來者却云襄陽得雨成水

但未通洽未知此後如何久傳北界旱甚河之南北至相食初未敢信今東自承楚西自均房來者其言若一恐或有是竊惟長者愛民之心追配禹稷無間於遠邇內外獨恨華夷首足之分未克大正皇朝施德仁風猶有限隔君子之憂未容遽釋旦晚召還兩地以究設施則樂民之樂為有日矣春間趙路分良弼來閱禁旅介然如古鄧士尋有孟正將通成統領和因事相繼過此適值同官習射率然延至其間以觀其技馳射精熟議論慷慨異時所見武弁不多其比陶右下風者人材如此推而廣之何事不可為哉長林汪宰初甚不堪姦民之訟既見某簿治其吏亦

不能無疑因曉以吾人無他於此輩行法以防微不得不爾即遂釋然姦民肆其欺罔以快私忿真大蠹也長林具析申狀皆是事實併用備申伏幸過目昨日得公移聞二縣以酒折鋪兵糧長林斷無此矣長林鋪兵皆在軍倉請米軍庫請錢皆是一色白米好錢未嘗有折支也當陽方此詢之然以理揆之沈宰處事極有理必不至如所聞或恐有疑似又當有曲折須其報即具申也近日以所獲劫盜中有工人是攫客稍以榜約束之兼聞此輩群黨擾寺觀與西村民戶頗甚故不得不裁之亦不敢以稟聞也西之飢淮浙之蝗皆令人不能置懷處州豪民爲盜尤可

憐也此土雖雨澤粗足尚用懍懍日俟教誨以免罪戾伏幸惠

五

稍疎記室之訊徒積傾仰今歲之旱諸鄉皆有少損而南鄉頗甚初擬瀕江湖下鄉常歲所不種者今歲可種謂可以相補近兩月間江漢之流無雨而漲溢者凡三所種之田與蔬茹麻粟皆爲烏有同官赴試與被檄而出者皆親目其事歸言其狀爲之怛然比已分委同官四出檢視前數日方歸所得尤詳旱霧之餘米穀自少而諸處糴米之舟皆鱗次崖下如都統司至使人於鄉村攔截載負米者

本軍今歲以民艱食，遂時發常平以賑之。所糶幾一千石，見糶過常平錢二千餘緡。倉臺公移踵至，催以此錢赴時糶米，以備來年賑濟。雖分差人於熟鄉收糶，而來糶者絕少。此數日以來，不出市，民復艱食。見出常平賑糶，近來屢謀出賞，榜禁米舟下河，而吏輩輒以恐有過糶之嫌，爲言。初以其有理，亦與同官熟論而從之。近日事勢尤逼，又見郢州以百千之賞，禁米舟下河。此間新發舉人親戚之家，犯其禁用，朱漕之言免其罪，竟納賞錢。試以問吏，吏復爲過糶之說。昨日同官相聚，復有議洩米之禁，因評吏言果出於公平，抑有私意乎？同官皆謂此輩必有親故厚善。

之人商販米者，故以此爲地耳。豈有公心哉？疑未決間，忽被使臺公牒，深怪事未施行，已蒙止絕。殆所謂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雖然，此事乃如吏輩之意，弊邑元無是事，不知誰敢致此說於大府。疑必有交鬪其間者，有不可不察也。某平時不能飾說，况在門下，尤不敢不用其情。鄉來襄陽過米價，米舟至者，皆困不能前。然卒以賂津吏，有夜竊過者，嘗謂法禁往往不足恃。比年場務益艱，商旅多行私路，私路舊微小，少所知者，今皆坦途通行。北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近聞米過唐鄧間，多不以舟，小民趨目前之急，不暇爲後日計。况肯爲鄉曲計，爲州縣計乎？使米粟有

餘無禁其洩可也。今方甚不足，以坐視其洩，恐亦未宜弊邑
褊小。今歲纔數日不雨，市輒無米，鄉民素無蓄藏，同官出
入村塢者，皆謂未嘗見困倉人家多茅茨，其室廬不能深
奧，大率可窺其有者，乃擔石之儲耳。風俗所自來，非一日
今日不爲之計，後將益弊。今所謂洩米，非洩於南之患，洩
於北之患也。已若有餘，或能粗給，則推以與人，乃所願也。
此方有旦暮之憂，而不爲後日計者，方累累舉所恃以洩，
恐不容坐視薄遽，亟此布稟，丐察言者之姦，續容商議，所
以處之之宜，別當具稟，伏羊台察。

與張元善

漕臺數有便郵，其發多值冗不克附，問累託象先致意，會
次當必及之。嚴山蓋倉，其說未善。若謂以舟致之襄陽，則
江漢湍淺，曠日持久，當漲溢時，風濤險悍，類不可行。陸運
則自嚴山至斑竹，號六十五里，山路阻隘，崎嶇其實不止
此數。又類有水隔，春夏之間，每用阻絕。本軍至斑竹八十
五里，迺坦塗。又嚴山非市井去處，人煙踈闊，儲草則可，儲
粟則難於看守，莫若葺軍倉以儲粟。今子城旣固，如在枕
上矣。長林巡視小路，嘗親歷其地，叙說甚詳，已備在公狀
中。幸裁之。九江德化丞鄧約禮，字文範，階爲文林。今冬當
代其家世建昌，乃臨川李侍郎德遠之壻，其居舊遭回祿。

未赴德化時，寓居李氏。今其妻兄官滿歸臨川，鄧丞欲及未代前，一歸建昌營居舍，願丐使臺一檄，若蒙垂允，但付此間，旦晚即附往也。亦嘗託象先轉浼，諒必無阻。此公鄉里之秀，端慤純正，甚有宦業。比年攝兩邑，當事之難拯其弊壞，更使爲佳地，民之戴之，不忍其去。無愧史冊所書異時，真可備藥籠中物。韓昌黎守戒，以在得人。卒章要哉言乎，弊邑兩令皆賢，熟官時有裨補，自簽以下，皆悉心營職，無有異志。唯稅官頗謬，近得一指使佐之，其職頗舉拙者，不過扶持勸勉，使甘善志，不替有加。庶幾蒙成，以免戾今。費費安恬，吏卒抑而盜賊衰息，作則輒獲，訟牒之少，乃至

曠旬械笞塵土，五刑植立，試用希闊，用必聚觀，此豈拙所能坐致。竊自幸者，亦同官適逢其人耳。方至此時，積訟頗多，非其俗惡，乃不能無敗群者耳。此輩遨遊城市，持吏長短，無理致爭，期於必勝，敵不能甘，遂成長訟。諸司不止，乃至臺部，初旣精求案牘，辨其曲直，旣又曉以義理，使得自新，能自伏羲，願改者固十八九。至於怙終之人，雖稍柔服於一時，尚圖復逞於他日。同惡亦視此爲消長，所大幸者，諸司皆賢明，此輩無所復逞。今訟之日少，俗之日厚，亦正以此向來得書，謂未識張監。張監趨鄉甚正，議論有典刑。到任以來，文移條理，每每可服。張憲在九江時，假道識之。

家渠約飯亦自道其政大抵亦有家法聞到常德多病少見賓客公文亦多傳入宅書押若無所執何引大體卽護政亦何傷雖曰德星聚可也稽之事實乃有大謬不然者今敗群之人皆走憲臺此輩不之它司而之憲始必有侮而動今不問宜可動卽索案案之往也又不知所處動輒可怪聞憲臺之吏最無禮而無能觀其文移行遣以皆出吏輩弊邑亦有數事它郡可推而知之未欲盡述其本末君欲知之後便稟聞也聞象先與之相善不能有道以已之乎姦吏猾民託以擾郡縣害良民傷政敗俗亦不細矣官之不可非其人如此哉又不奉問引筆輒累累如此可

一笑也

二

併啓三函良佩謙眷備承作止足慰傾馳事皆得請尤用感服近日得雨稍大境內頗周遍唯傍江陵界上多未種此恐無及耳和糴一事得不及弊邑可謂大惠屬者不雨曾未踰月民已艱食亟發常平之粟四散賑之僅免狼狽繼此雨澤霑足倘得中下熟弊邑欲自措置私糴少米貯之鄉間以爲異時之備此謀或遂皆門下之賜也修城會子甚濟空之餘會若便得乃幸望示其期交納銀細處免苛留之患皆藉餘瓦兌換會子二萬貫其數甚少聞之去

年換會子時官府行之滅裂細民又不善觀揭示誤認下文立限三月之內有不及之數並仍書舊流轉交易買賣遂收不損壞者不赴塲換易及至限滿既行使不得悔之無及今此懲前日之害叢湊來換官吏見發到會子不多遂人限其數日限其人來者頗以爲病前日令其限數日換三四千緡來者源源後又將不止又以商人以會子難得滯留於此所積或三四百千或七八百千官吏見其數多又是商族又限其數不肯換與來訴淹留折閱之狀勢不容不換與之所發會子不供數日耳公移再求五萬勢恐未止此數若覺未足又當上况前日得新漕甚復書見

其辭氣温厚有前輩典刑甚爲之喜第前此不相識未欲遽以片紙輸腹心象先書中屢言林幹之賢欲通書偶亦未及漕臺會次得借一言之重使獲區區牧養之志不勝幸甚郡縣非得使家相知聞相假借則吏文之能掣肘者多矣切幸介念汪長林真愛民如子近有姦民楊汝翼方九成者嗾其黨類十餘人擁帥庭訴其虐民詞中有云欲訴本軍又恐知軍刪定大慈若只送縣愈起仇民之意某在此初未嘗以姑息從事猾吏姦民爲柔良害者屢繩治之矣單辭虛僞或不待兩造而得其情尋問根本與之反覆頃刻之間有姦露辭屈伏罪而去者區區於此自謂有一

西

卷之三

